

影像档案与历史研究

● 卫 奕

摘 要:影像档案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亦使影像档案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利用影像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影像档案及其相关文字记录的收集与管理,重视影像档案的梳理与考证。

关键词:影像档案;历史价值;历史研究

作 者:卫 奕,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博士

一、影像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文字文献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权威文献,影像档案则是边缘性的史料。20世纪前后,随着影像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影像也逐渐成为人们各项社会活动的重要记录方式,并由于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一) 影像档案的特点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

首先,影像档案的信息传递准确逼真、直感性强,信息受众覆盖面广。影像档案是以图像(或配有声音)为主要记录符号的档案,它直接提供所记录下来的场景和画面,而不是通过文字描述来获得联想和想象,因此,影像档案直感性强,其基础信息的传递也不受受众文化水平的限制。

正是因为上述特点,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原始影像档案记录可说是历史的第一现场,影像档案成为返回历史现场的重要通道。这些可以使人身临其境的影像档案的存在,记录和见证了历史,使历史一改沉闷,不再是寂静单一的时空,而是恢复了鲜活、生动和立体。这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使得影像档案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其次,从历史研究过程中看,影像档案对文字记述的校正和补充作用十分明显。如历史照片可以勘误许多历史的误区。近年来不断公布和发掘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照片,就有力地还原了历史真实的一面,是对党派历史叙事的最大校误^[1]。尤其是在文字史料缺乏或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影像提供的证词特别有价值。由于影像记录的形成与文字档案的形成在方式、手段、原因、渠道上的不同,在有些官方的文字档案记录中较少涉及的对象却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被影像所记录,如缺乏文字史料记载的妇女、儿童、下层人民等,即使作为背景也往往出现在影像中,这就起到了难得的“补缺”作用。

(二) 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使影像档案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其一,传统史学自身的转型使影像档案的价值凸现。传统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一些缺陷,如研究对象单一,过于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和精英人物,史料

形式仅限于官方的文字资料等等,极大地限制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因此,传统史学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其中一个转向就是,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对待史料更加开放,各种形式、来源的档案资料均纳入研究范围。史学界的新动向使影像档案的历史价值逐渐得到更多的认同。影像不再是文字文本的附庸,它们也成为历史记录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历史本来就是立体多面的,本应有多种记录方式、多种视角和多种解读。影像档案丰富了历史记录的方法,拓宽了传统史学的史料视野,“尤其在近现代史领域,丰富的影像资料直接为书写史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影像注脚’”^[2],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其二,历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使影像档案的记录功能不断强化。近年来,历史研究模式不断突破传统束缚,更加多元化,如不仅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正史、精英史模式,也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生活史和个人史模式。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就是历史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突破历史记录的传统界限,将普通人的历史、大众的历史包纳其中。实际上,普通人往往最具有代表性,例如以往研究军事历史,通常着重于宏大叙事、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等方面。近些年,则逐渐重视普通人的历史记录,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从历史影像档案中发掘一些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活,战争又如何改变这些普通人的命运,进而概括出战争中普通民众群体的生活史,描摹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间的鲜活历史画卷。这些影像档案素材的价值不可忽视,它们的存在使历史研究变得多元化、民主化,可以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历史的残缺,多方位收集历史细节,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这个角度看,将影像档案纳入史学研究的另一作用就是突破史学研究的思维定势,使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更加多元化、开放和包容,而影像档案的记录功能亦因此不断强化。

其三,对影像档案历史价值的审视和认同还促成了新的史学研究方向的形成与发展。譬如所谓的“影像史学”。它的拥趸者们认为,影像提供了另一种记录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在信息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甚至有人说:“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最致命的遗憾。”^[3]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用影像来记录显示社会。更重要的是,随着影像技术的普及,由普通大众自己记录历史成为可能,甚至是不会读写的弱势人群,也能利用影像设备记录下群体的生活,构成有特色的历史遗产,便于给后人留下更加完整的研究素材。

其四,影像档案在促进史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扩大历史研究的影响力方面功不可没。在图像化传播潮流势不可挡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展览、影视媒介以及网络传播来了解和学习历史,其中,影像档案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图片、影像频频现于各类展览、书籍、影视和网络媒介中,以影像档案为主要素材拍摄的各种形式和主题的档案文献纪录片受到欢迎,例如《清宫秘档》、《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影像中国》等优秀的档案文献纪录片,而它们在传播和普及史学知识方面无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利用影像档案进行历史研究需注意的问题

(一) 重视影像档案的收集和管理

在我国,将影像视作与文字档案同样重要并作为档案保存,仍然还是一个需要不断强调和重申的观念。影像档案的保存现状令人堪忧,有些档案馆虽然存有一定数量,但是缺乏专门专业的力量进行整理,配套的标准、规范和原则尚不完善,影像档案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发利用,这对影像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应有价值的发挥造成了很大障碍。

据曾经利用照片档案进行相关研究的一些学者所述,在查找照片档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相当多珍贵的照片底片档案及相关的文字资料处于封存、无人问津的状态:“档案馆很庞大,资料很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年轻人上来,老人都退了,这些档案里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都堆在那儿。……很多底片都粘在一起了,很多资料都发黄变脆了,如果没有人整理,我认为有一天它们会被当作垃圾卖掉,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4]而在有些新闻出版机构,相关档案的保存环境和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记录中国 1956 到 1959 年摄影史的《红旗照相馆》一书的作者晋永权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其写作过程中参阅的大量史料、档案、图书出版物、内部印刷品等来源于几家较大的新闻机构,但是是“从那些反复搬迁的旧仓库中找到的”、“多年无人问津、布满灰尘的资料袋”中抽出来的,还有些作者认为应当“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内”的摄影史料,其实是在一家新闻机构摄影部装修现场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几麻袋资料中寻觅到的^[5]。除此之外,一些历史的原因造成图片档案资料的信息不全,价值低估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一些看似保管严谨的图片库内,照片拍摄者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任何内容、可有可无的符号,甚至空白”;有的档案则因长年静置而被当作废品处理掉^[6]。

而从研究现实来看,缺乏整理,缺乏系统、完整的影像档案,导致基于影像档案的公布和研究往往是零散的,这种缺陷使从单一、孤立的图像来探析历史全景颇有难度。近年来一些努力,如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老照片系列,多数还只是“一些单幅照片的个案研究,构不成大的历史景观”。

因此,在影像档案有了用武之地的今天,应当充分重视对档案部门所藏的照片、底片及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妥善的保管和及时的开发利用。

(二) 重视相关的文字记录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对声像档案的定义,声像档案是“任何载体格式的图像和/或声音形式的档案,包括有关的文字材料”^[6]。文字材料由于能为影像提供基本的背景资料和内容阐释,应被视为声像档案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管理和利用档案时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历史经验发现,影像的衰变,同流传的时间长短关系并不大,对影像所表现的历史背景的无知才是影像衰败的罪魁祸首。

此外,影像的凭证优势也并不足以使其完全替代文字,任何媒介在显示和表达方面,皆有长处与短处。对此,历史学家深有体会:“在某些地方文字的讲述是视觉的讲述所不可取代的,而在别的地方情形则正好相反。”^[7]作为最直观的历史文献,影像档案可以填补、见证甚至改变文字档案记录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但是其在观念表达的明晰性方面却逊色许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才是比较圆满的史料。由此亦可见,影像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凸现,并非导致文字材料作用的淡化,而是二者互相补充,

“任何一个历史影像,没有文字文本的说明根本就是残缺的,而且还会是最不可靠的。”^[8]档案馆中保存的一部分影像档案,由于没有充足的文字说明,极大地限制了其利用,历史价值得不到发挥,沦为“死影像”是非常可惜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影像档案的鉴别考证工作,尽可能地对影像档案进行整理和注释,丰富影像档案的背景信息和内容信息,以提供翔实的历史而非单纯的不明就里的影像。

(三) 重视影像档案的梳理与考证

历史之首要在于真实。返回历史的第一现场,是建立在影像档案的准确无误、且必须保持影像档案的原始形态的前提之上的,否则反而易将人引入歧途。事实上,很多频繁出现的历史照片,其实并非真实的历史影像。对图像进行修改后再予以公布和传播,在某些历史时期被当作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业内惯例。更重要的是,照片在修改后一般均未做任何说明,经常被当作原始的档案信息接受、留存,并以讹传讹。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档案部门保存的照片底片档案和当时的一些修改说明来揭开历史真貌。因此,为了使影像档案对历史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非将研究导入歧途,对影像档案进行梳理与考证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需注意的是,影像考证本身也是研究历史的一条路径,往往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正是影像档案的形成与保存穿插了时空跨度、人为等各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种种复杂情形,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无限可能与深意。可以确认,无论影像本身真实与否,它们一定与历史有关。因为影像档案自身被修改的历史轨迹亦可反映历史真相,特定历史条件下改动影像的原因和目的可能会揭示更多甚至更有价值的历史事实,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影像被修改的先后背景,看到了时代的痕迹,更是理解历史意义的重要路径。事实上,改动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反映了带有特定时代烙印的美学标准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从这一角度而言,每一张历史图片档案,包括被修改的影像均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改动过的图片经过历史的沉淀也成为影像档案的一部分,通过它们能够触碰到历史的脉搏,看到更为科学的历史观的树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例如,有一张八路军时期毛主席和朱德在一起研究工作的照片,1977年公布出版时将朱德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修掉了,而有国民党党徽的照片,后来出现在了1986年的国内出版物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本色^[4]。这一影像档案修改又恢复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历史观趋于理性和成熟的一种表现。

可见,对影像档案进行梳理、考证,发掘出原始影像并明晰其改动轨迹,一方面可以避免将改动后的影像误作真实场景来印证历史,另一方面也能够发现影像档案被改动的目的和历史意义,从而使原始影像档案及改动后形成的影像档案均能发挥其历史凭证价值,形成更加丰富、缜密的历史证据。

参考文献:

- [1] 鲍昆. 作为历史意义的影像价值[J]. 中国摄影家, 2009(3).
- [2] 谢勤亮. 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J]. 现代传播, 2007(2).
- [3] 肖同庆. 影像历史——叙述什么与怎么叙述[A]. 陈晓卿主编. 百年中国(下)[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 [4] 张策. 被修掉的历史[J]. 视觉, 2010(1).
- [5] 晋永权. 红旗照相馆[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9.
- [6] UNESCO, Glossary of Terms Related to the Archiving of Audiovisual Materials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audiovis/avarch/glossary.pdf>.
- [7] (英)帕拉蕾丝—伯克编, 彭刚译. 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魏延秋)